晉綏日報

刊創日八十月九年九廿國民 社址:興縣四山

第一四三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牙科專家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 羅伯籌醫師來晉綏工作

捷克斯拉夫國際友人,牙科專家羅伯籌醫師已於日前來行綏軍區衛生部,並備同專門牙科醫生多人,現住於寨底村(興縣城西二十五里),決定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始正式工作,每日下午一至四時,為診療時間,凡我黨、政、軍、民患牙疾者,即持機關、部隊或地方區級政府以上之介紹信,前往寨底村就醫,不收任何報酬。

啓事

茲有五寨韓家村賈治雄,曾在本署生產科服務,已於三月二十日脫離本科,此後賈之一切行動,本科概不負責,特此聲明。

綏南專署生產科

靜樂縣區幹部集會

檢討一月來土地改革

在階級觀點、群衆路綫及處理幹部等三問題上,缺點尚多

(靜樂訊)三月底縣上召開各區負責幹部會議,檢討上一月來之土地改革工作,主要是就階級觀點、群衆路綫和處理幹部三項問題進行檢討。在階級觀點方面,幹部認識仍非常模糊,即以區區主要負責幹部工作過的村子,也有把成份劃錯的。如佔廣國同志把地主趙海貴劃成富農。有些幹部不看農民的要求,而首先給地主打算,段縣長檢討自己在五寨泊水村工作時,總給地主說話不了,提議給某地主多留半條牛,給另一地主多留了半餘地的。在群衆路綫問題上,包辦代替現象很嚴重。一區區長檢討清算地主尹常市,沒有充分的讓群衆自己鬥爭,在最後清算某地主川的財物時,而是選出代表(大部是村幹部)及縣區工作團同志共同把地主叫到公開去清算,群衆反映不好。三區郭應書檢討在岔子水鬥爭地主辛義龍的女人時,也是幹部包辦動手。段縣長亦檢討自己泊水工作時,沒有參加群衆會議,只參加了一個中農會議,一切都依靠村幹部,幹部說甚就甚。因此不了解群衆的要求與情緒。最後當土地房屋等果實分配完之後,一些零碎物件,因爲自己看不起那些東西,便沒和群衆商量如何分法,而是叫離去聯系,幹部想給誰就給誰。在處理幹部問題上,各區幹部檢討,思想上存在着遷就幹部,甚至認識發動群衆洗刷了壞幹部後,村中會沒有是稿的幹部用,二區積極定同志檢討在[illegible]村工作時,群衆對農會秘書鄧茂且等提出很多貪污腐化違反政策的事實,鄧茂且甚至在群衆中包庇地主,以及在背後以工作團走後要「報復」來威嚇群衆。對這樣一個壞幹部就沒有發動群衆處理他。此次檢查會議上,縣區幹部作了檢討,並決定深入群衆,改正作風和思想,在工作中,貫徹土地改革的階級政策和群衆路綫,發動群衆處理幹部問題。現以寨村開始,組織上決定改大工作團爲較多的小型工作團,解決群衆迫切的土地、耕行、畜力等困難。(季友)

行署頒發佈告

嚴禁非法

加重人民人力財力負担

(本報訊)四月二十五日,邊區行署頒發佈告,嚴禁不依政令規定,私自抽捐打佛、攤派村款等加重人民負担的不法行爲,並附帶本報刊登報端。茲將佈告全文發表如後:

爲減輕人民負担,發展生產,對敵頑時代的苛捐雜稅,早已取締,但據報有些地方至今仍私自抽捐打佛,不按本署條令,自行攤派村款,私自拉川抗勤兵,亦以巡田爲名,自行派了派款,此種行爲是違害群衆利益的,也是違反法令、擾反政紀的。爲嚴格糾正此種不法行爲,特公佈以下四點:

(一)在農業負担方面本署頒有公糧條例,商業負担頒有營業稅條例,村鎮地方開支,按村款辦法徵收,公糧、營業稅、村款,均爲每年徵收一次,由各級政府徵收,並均發給正式兩聯收據或稅票。

(二)在農村與市鎮買賣牲畜者,由買主出百分之五的畜稅,在市鎮買賣糧食者,由賣主出百分之二的斗佣(在鄉村買賣糧食者免稅),不論公私商販運應稅貨物出口入口,均按貨物稅條例納稅,此三項稅收,均由各級稅務機關徵收,納稅後,除斗佣外,均開給正式稅票。

(三)除上列負担外,一切巡田錢,以及無法令規定之負担,捐佛,攤派,與無正當手續,擅自拉用抗勤等現象,均立即取締。嗣後再有不依法令,擅自攤派款項,拉用抗勤者,予以違法貪污論處。

(四)凡經本署頒佈之正式負担,均有正式手續,依法令向人民收取款項而不開給正式手續者,予以違法瀆職,或盜竊貪污論處,人民可以拒交或控告。

以上各點仰我全邊區人民一體週知。此佈!

三個狐群狗黨一幫叫化子

演出「改組政府」醜劇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新華社記者報導蔣政府改組的情形說:在美國帝國主義導演下,蔣介石此次改組政府,醜態百出。這個政府的組織法與施政方針,至今連國民黨自己規定的所謂立法手續都沒有完成,然而已經在十八日頒佈了,而且新政府人選都已經定好了,因此引起CC系王寶添等在所謂國民參政會中大聞要求討論,否則就是不民主,蔣介石連忙派了張厲生騎去解釋,要那批CC份子懂得現在是一個「無關」,所以不得不趕忙改組政府,連通知他們,讓他們這個所謂「民意機關」討論一下也沒有來得及辦到。經過這一解釋,那個「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的所謂組織法須不再聞要「民主」了。這個政府的組織法須由原來規定政府主席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並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於是又引起了反動派內部的爭吵,既有別的黨參加政府,既然說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還不能這樣規定,否則,豈不仍然是一黨專政了嗎?蔣介石理化答應修改,修改的結果,是政府主席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產生,又不對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也不對別的什麼人負責,因此,這個政府就成了根本不對任何人負責的政府,成了一個希奇古怪的根本不負責的「民主」政府,然而又不負責的所謂「民主」政府,據說預定於二十三日宣誓就職,於是問題又來了,怎樣宣誓呢?宣誓服從國民黨呢,爲了依照這個什麼別的主意,要取消宣誓,不能宣誓就行,趕快改組起見,只好臨時請一社會賢達一的結合,就此理結婚典禮也沒有舉行,便草草了事的偷上了。國民黨有個報紙評論此次改組政府說:國民黨是施粥,民社黨青年黨是討飯的,這樣的說法是不太公平的,青年黨是陪客,是分羹。的確,這兩個黨黨羹是可憐已極,改組後的蔣政府要正副主席、五院院長和重要的部門如內政、外交、國防、財政等部,都在國民黨手裏,交通部是命大維,這是蔣介石、陳誠和美國帝國主義的親信,但卻算在「社會賢達」的賬上,民社黨連一個部也沒分到,青年黨得到向來用安插閒雜人員的經濟、農林兩部。這樣一點點粥,施給民青兩黨的一羣討飯鬼,就又起了搶粥的糾紛,民社黨要生了,湯潛哥有對張君勱的風波,青年黨本來分到國府委員四名,內部鬧糾紛,現在只提出了三名,還有一名至今沒有提出來,弄得蔣政府的名單殘缺不全,極其難看。民社黨的徐傅霖對記者說,願意幫蔣介石的忙,但是國府委員簽名,沒有事情做,一大概要給個部長做,就是有事做,民社黨因爲分贓不均,有分裂的危險。現在政府已經上台,但是到底人們不知要到那天才能演完。漢奸統治區人民對這個政府的叫罵是三黨共同調戲,只有幫蔣借外債,打內戰,美國反動派的緊張,在其就職演播中說得明白,要繼續蔣介石的「對中共的政策」,並且「求得一徹底解決」,然而他也免不了擔出自己的異常悲痛的演播中,三番四覆說到「嚴重的危機」,他號召反動派一致團結起來,他救蔣介石堅死的命運,從而偷的姘頭發出了他們的哀號。

× × × ×

貧苦頑屬分到土地後

向閻頑索夫要子

(永和訊)二區上下閣村貧苦頑軍家屬賀[illegible],分到土地和貧農後,決心緊同自己的兒子丈夫,不給閻錫山做犧牲品。下雜營村萬榮老漢,只一個兒子,被閻錫山抓去當了兵,全家留下老小八口,無地,此次土地改革中,分到水地一畝,坊花地[illegible],給他[illegible]。[illegible]

邊區監獄生產股

退出非法租地

調劑給復員軍人

(興縣訊)邊區監獄生產股,非法向五區楊家溝地主王候榮租水地一畝五分,租價是五斗,每年交大糞,於月初已由六部下種,此事經縣府發覺後,即派員前往調查處理,經該村群衆大會討論,向邊區監獄提出意見,並鬥爭王候榮的陰謀,揭破他假借公家名義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監獄方面已將水地、菜籽人工和租糞全部退出,水地調劑給復員軍人趙[illegible],在十組大貧苦抗屬[illegible]、一戶貧苦抗屬群衆。大會決定給趙復員軍人鄧起本,轉分到的大糞送到地裏。(胡健[illegible])

後勤各工廠

加油生產迎接「五一」

(本報訊)後勤各工廠爲迎接「五一」節,加緊生產,克服困難。一廠不友日夜工作十五小時,有的竟加到十八小時。五廠在過去身作則的領導下,全體工友工作時間增至十一點鐘。工人們對五棒等帶病上工。被服廠鞋工,更訂出計劃,要提高技術做標準鞋,工人們除每天九小時工作外,還開荒種菜。(馮翰賓、郭森林、王振玉)

(本報訊)六分區地雷工廠工友積極加工生產,一次接到上級的地雷任務後,全廠工友趕三天內圓滿完成任務三倍。工人張有猶,放假回家休養,但他聽到反動派侵佔了延安後,就不顧了,因病痛不能坐下工作(剛渉),就打地雷筒,打做了手榴彈又轉到爪炸鄉組織生產工作。(賈玉桂)

無恥閻頑冒充我軍

(大同縣訊)口泉閻軍二團一營九大隊四面洽村一人員共四百餘,於七月十四日掩護偽裝成我軍裝,冒充我軍偽裝我馮家莊爲名,搶走群衆拉炭牛驢四十七條,及其他財物甚多,並捕去工人和群衆一百餘人。群衆從此提高警惕,加緊防衛。(張嘉[illegible])

河曲擴幹會決定

幫助貧苦群衆種棉

具體解決棉田、種籽、技術三項困難

（河曲訊）此間擴幹會決定今年種棉二萬二千畝，着重幫助貧苦群衆解決種棉困難。過去幾年來的種棉工作，獲利最大的是地主富農，貧苦群衆因沒有幫助解決其實際困難，無法擴大棉田；又由於領導上追求數字，忽視了技術指導，有些太冷村莊，也大量發動試種，結果凍死很多，群衆損失很大。針對以上缺點，決定今年要大力幫助貧苦農民多種棉花，從平川村推向山地區，一、二、三、五區試種成功的半山村莊（靠平川山地村），發動大量種植，六、七區較冷，可選擇中心地區試種，不宜普遍推廣。對解決貧苦農民的困難，確定以下辦法：一、種棉土地，將地主及富有者長餘的棉地，調劑給貧苦農民種（地權待土地複查後，再行決定）或發動群衆互相調劑兌換；二、調劑棉籽，種棉區發動群衆互相調劑，缺者由縣政府、貿易局貸發三萬餘斤，貸給貧苦群衆；三、技術指導：老棉區以本村有經驗的老農，担任教授，下種時可採用技術變工，以期進一步提高產量，新開墾之山地區由一、三區聘請四個種棉指導員，輪流至各村指導。

（又訊）穀雨已過，正是種棉季節，但有部份區村幹部，忽視領導群衆種棉，如二區同志說：「種棉是有利的事，不發動群衆也會自已種呀！」就不深入貧苦群衆中，解決種棉困難。這種錯誤思想要趕快克服。目前有些群衆認識：種的多費功夫，不如少種；同樣有的就用棉籽肥了田，若不注意加強領導，恐妨礙棉田的擴大，這是區村幹部應注意的。（祝榮堂）

神府龍尾塢農民

要回地主奪走的地

（神府訊）七區龍尾塢群衆，向地主李能成，清算回九年前被奪去的土地。土地革命時，李有地二千五百坰，曾被全部沒收分給農民。二十七年春，頑軍侵佔該村，恢復了地主反動政權，李即從農民手中奪回八十多垧土地，繼續吃租剝削農民。自去冬我軍解放該村後，群衆重見天日，醞釀清算地主。自四月五日起，一連開了三天群衆大會，向李能成進行清算。六十八歲的貧苦老人任逆擇指着地主說：「李能成，你過去欺騙壓迫我，要租子又欺騙奪去我的土地了」李拴鎖的媽控訴說：「我男人死了，留下五歲的小孩子，你把母子倆分下的地全部奪走，叫我們餓肚子，今天是天明眼晴，快把我分下的地還給我！」十一歲的李八四，兩眼哭得通紅地說：「我父母都死了，沒人照管我，快把我家的土地還我！」會上，共清算出八十多垧土地、牛驢各一、七隻羊、一口豬、五石二斗糧食、一百九十斤白酒，全部按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地分配給貧苦農民。（樂士斌）

神府三區溫家川

村主任貪污被群衆撤職

（神府訊）三區六鄉溫家川鄉委員兼村主任溫亮富，因自私貪污壓迫命令，被群衆撤職。溫某於土地革命時任貧農會長，一直領導該村工作十餘年，四三年村選，群衆曾將他選掉，開縣時幾個區幹部包庇，仍將他選上，去年路家溝群衆向區上建議將他撤職，又遭拒絕。最近群衆在怨無可忍下，用無記名申訴書告到一專署，一專署即派人赴該地調查辦理。有些幹部，就包庇他說：「溫亮富是個好人，直性子，雖然脾氣不好，也是麥稭火，起來了冒上剛一句，下去就沒事了。」可是全村八十六戶人家，就有三十五戶提出意見，指揭溫亮富在村裏霸做自爲，強迫命令，包庇當地賭棍窩賭分紅，押走還欲同一畝園子地，

興一區檢查偏僻村貸款中

幫放羊的趙丑小翻身

（興縣訊）一區新窯上偏僻村，檢查貸款中幫助了放羊的趙丑小翻身。趙丑小有五口人，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他給富農劉滿大放羊，住在林地邊的破窯裏，鋪蓋破爛不堪，大兒子十六歲，也是給人家放羊，二兒子十歲，因爲生活困難給了人家，女兒五六歲，赤身露肉，過着悽慘的生活。去年土地改革，沒有分到一點東西，今年貸款也沒貸上，這次發現這種情形，村幹部說：「他不來上戶，不來開會，也不支差，只會放羊，不會種地，怎能幫助他呢？」後來批評了這種錯誤觀點，又說明貸款的目的就是幫助這些人翻身，通過群衆討論，幫助趙丑小建立家務，貸給他一石莜麥籽、一百斤麻餅，並由富農劉滿大調劑五垧莜麥地、一垧山藥地；段春元調劑門前近地一畝給他，讓他先打下一點基礎，將來解決土地問題時，再給他分配。其他貧苦農民，亦按具體困難，貸給口糧、種籽、肥料、棉花等，同時向地主富農調劑出四垧麥地、二十四垧山地，給缺地農民耕種。（趙宇）

十餘年的經濟手續，一次從未公佈；多報給某部隊款，多報了一石三斗，去年藉修路名義向政府多領小米三斗九升；一次做酒糟中就貪和一斗五升，給抗工屬的代耕米，也貪污了五斗四升；去年徵公糧時，殺了一隻羊，給群衆加攤米四斗，因些群衆說公款不公，他就說：「你會攤你來攤吧，我們不管了！」嚇得群衆不敢說話。給群衆解決問題，先要報酬，村裏請幹部吃飯成了風氣，貧苦群衆反映：「人家有錢的能請幹部吃飯、送東西，甚上也便宜點，就是苦了咱窮苦人！」該村召開群衆大會，對他進行批評教育，對群衆所提意見，他接受了，承認錯誤，轉送東西一月，貪污下的一律退出，還給田主，補算出的三石二斗糧，分給八戶貧苦抗屬和貧苦農民。（尹恆德）

前興縣谷渠分隊長

強霸人妻受處罰

（興縣訊）六區谷渠村流氓出身劉生桂，四零年混入革命隊伍當了自衛隊分隊長以後，爲非作歹。他看見水磨川高張保參軍走後，就與高妻通姦，四一年高因病退伍回家，他就挑撥高妻與高脫離關係，與他結婚。幾年來，高屢工受苦，無力流不定，始終無再娶老婆，也不敢提出意見，制他撂與高妻生下兩個孩子。不但這樣，還生娃會貪污公糧，偷群衆的東西，亂串門子；因此，四三年即被群衆鬥爭撤職。四五年僞裝積極，欺騙了政村幹部又委爲分隊長，去冬被群衆二次撤職。最近區上幹部到該村工作，高屢保要求區幹部的給予，群衆也都證明是先姦後娶，不是高有意要賣，經群衆民主決定，不經過群衆同意，高妻已無條件退回，再不能當幹部，照顧主，孩子歸雙方，他的行爲本應嚴重同意，留一個給一個，念他家貧個。又決定劉生桂寒，只罰他十六個倫了人家的東西，苦工，應負責退出，以後當洪）（田忠元）

賀中二部零訊

賀中二部一百四十餘位同學，最近熱烈報名參軍，學習戰術等技術。二部同學幫助村中貧苦抗烈屬及貧苦農民，鋤地一百三十畝，牲口代耕三十個工。（穆）

寧武項家山

僱貧農生產困難解決

（寧武訊）一區項家山收回去年錯貸給富農劉二流子的貸款，重新貸給應分到土地的貧僱農。去年貸款五石，村幹部給富農劉村官、馮亮各貸糧一石。給二流子趙應三貸糧二斗及本幣五千元。今年貸款時，經群衆醞議討論，並批評懲辦了爲富農辦事情的村幹部趙波花、范九仁，當即把去年貸給富農及二流子的二石三斗收回，加上今年貸糧五石，歸大家討論貸給說劉興四小麵根一大石、羅農興三毛（新分到地三十八畝）糊糕一大石。又爲解決十八戶新分得土地之貧僱農生產困難，又發動了自願互借。該村官自願借給郭存小莜麥一大石，趙文借給劉滿余莜麥五斗，同樣五借得五石莜麥五斗，解決了六戶的困難。他們都說：「分下地又有了底數，秋上可有了等待哩。」（趙際昌）

對張貼報紙的意見

郵管局觀察員 李維章

我看到有些城鎮報紙有各種各樣的貼法，許多人對貼報不大重視，亂貼。貼報責任也不統一，有書店貼的、郵局貼的、政府貼的，有時幹部忙即派通訊員、不識字的同志去貼了，於是產生以下幾種現象：（一）不選擇城鎮中心繁華地點去貼，到處亂貼。如在城內、北關、東街、西街到處貼，貼的高的看不清字，低的要蹲到地下看，僻靜地方沒有人看，有的貼不牢，刮起風來亂飛。（二）亂翻報貼的地方嫌窄中，但以不去翻換報，一貼有幾十張，還有不易找到新報位置。（三）貼時上下左右不分，第一張貼在第二張下面，有的今天新報就把昨天的報紙蓋了。我建議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貼報責任，有書店的城鎮，最好由書店負責，貼報的地方，有郵管代辦所、郵局，也不要由政府負責，不要派不識字的郵工貼報，不要亂貼。

（二）貼報位置必須選擇城鎮繁華人多的地方。

（三）城鎮政府機關，最好製一貼報木架子，上面做上蓋板，既可防雨，又能防止撕壞。

（四）丟換新辦法：貼報時要標上日期，一行即可，約了十張可將下面五張抽掉，每五日換一次，大概報五天換十天換一次，剩下的報可留著參考，慢慢作剪報用。

方山大溫家溝群衆

吐出歷年來沒吐盡的苦水

地主張樹發等被澈底清算

（方山訊）五十四戶的大溫家溝村，共有四千〇五十七畝耕地，地主張樹發即佔一千一百十九畝，全村一百一十孔窰，他家佔有五十孔；地主平均每人佔有土地一百八十六畝半，貧農只七畝，且地質極壞。該村自四零年以來，群衆曾幾次向張樹發進行減租清債，特別在敵佔期間，向該村長王田甫（富農）僞閭長韓四維（富農）進行鬥爭，打破以他們爲首的對敵「維持」，和我武工隊結合鎮壓開展對敵鬥爭，直至清算了關家嶺（離此十五里），群衆得到鍛鍊，政治認識有了提高。

地主施計迷惑了幹部 清算鬥爭並沒有澈底

方山縣城解放後，大溫家溝一帶由八分區劃歸三分區管轄，地主張樹發乘機撥弄，去告方山縣區政府，說搞去年群衆減租過火。結果，由於我幹部沒有階級思想，將群衆應得的毛驢退給地主，群衆情緒受到影響，說是「八分區和三分區怎麼做的不一樣呢？」很爲不滿。去年四月間，該村群衆又一次起來向張樹發及當過僞村長的富農王田甫清算，關出年的九十餘垧地、四孔窰、一頭驢，關出張的三百九十元白洋、本幣十四萬四千多元、糧食三千多斤；但張樹發還了陰謀，拿出七百八十畝山地頂此筆糧款，想轉負担轉嫁於群衆，並宣傳要待「變天」，將來報復。他的土地大多在外村，使就地分給各村群衆，但均未協出結果。當時村幹部郝林鳳同意幹部，沒有看穿地主陰謀，竟說張樹發是「開明地主」，這沒有關係群衆充分的吐苦水，接觸地主，深入運動。而後來八月間縣農會主任檢查工作中，卻認爲大溫家溝是全縣土地改革中很好的村子。

農民展開控訴鬥爭 地主交出老契文書

最近縣區幹部在該村檢查貸款中，發現了土地改革並不澈底，地主每口人平均尚有土地八十四畝多，富農平均六十三畝多，而中農只有二十七畝多，貧農才五畝九分多，還有兩戶貧苦農民過去一直沒有得到地，而且地主富農的地多爲好地。工作同志提出如何解決土地問題了，群衆展開了醞釀討論，普遍要求澈底清算地主。貧農韓拴成，是個將來人，因過去租種地受地主壓迫的剝削，群衆減了代表從前繼續把他叫來參加大會，並且推爲主席。在大會上群衆揭露了韓四維當僞閭長的種種罪惡及多年重租剝削的剝削。貧農溫五奴的女人說：「韓四維引上敵人把我家的牛拉走，傢具搶了個光，又把我男人打成殘廢，到如今幾年還不能動彈，爲我揹上賣過日子……」她訴說的傷心哭了。范銀狗向地主揭過一石莜麥，五年吃利二石五斗，因爲還不起本，利滾利，給白受了半年苦，還是算不盡，只得將自己的地給他立下。他想起當年苦事，氣憤的訴說：「韓四維當日的！」一敵佔時曾被誣說「那八路一，而鬧了一石莜麥，半個月當了我的貧農韓丙旺，跳起來講：一張食給我叫出來，賠我的工錢！」貝金狗的男人被他害死，她痛哭着要回他男人。許多婦女老漢都一個接着一個的控訴。對台的人群，一起向張樹發的老突，揭穿了他去年奪地而應退財物的陰謀，並從賬上算出他應歸還農民的土地。張樹發在群衆力量面前低了頭，從地底下挖出了紅契文書和各種賬簿。總計此次清算出九百六十一畝半土地、牛兩條、驢一頭、羊六十八隻、糧食房屋一部。

村幹部接受群衆要求 退出過去多分的果實

貧苦群衆吐出了幾年來沒有吐盡的苦水，鬥爭勝利，揭穿了地主繼續把持鬥爭果實，首先提出了拆散鬥爭中幹部自私多分果實的問題，對個別幹部進行了嚴格的批評，並要求重新解決。幹部們在群衆教育下，將多分得的土地和房窰等全部讓出來，和這次鬥爭果實一起統一分配，群衆很高興，說是「咱們這一家人能說出心裏話來，就能辦好事情。」（志理、白光）

大中集戰役勝利結束
殲郝逆鵬擧殘部千二
蘇中蘇北解放區大塊連成一片

（新華社蘇中二十五日電）蘇中大中集戰役，在新豐鎮殘敵第四師十二團第二營於二十一日夜十一時向人民解放軍投降，土著蔣偽三百餘被迫繳械後，已勝利結束。此役歷時僅一晝夜，殲滅郝逆鵬擧殘部兩個步兵營，機槍連、砲兵連各一，連土著蔣偽在內，共一千二百餘人，計生俘敵偽團長段明武、團副鄭叔和以下八百餘，斃傷副團長張茂修、一營長高洪蒲以下百餘，二營正副營長葛濟耕、孟憲藻率全營二百餘人全部投降，繳獲輕重機槍三十餘挺，迫擊砲四門，步槍四百餘支，擲彈筒十九個，電台三座，子彈十萬發，其他汽車甚多。收復東台北重鎮大中集、四河口、新豐鎮三據點，解放周圍一千六百方里土地，使西起通輸公路，東至海濱，南起南通大同鎮，北至蘇北軍區，南北六百餘里，東西一百里地區，已無敵蹤。蘇中蘇北解放區已大塊連成一片。

（新華社蘇中二十四日電）蘇北淮北我軍先後告捷。蘇北人民解放軍於四月八日，一舉攻克淮（陰）蔣（壩）公路上重鎮高良澗，俘蔣軍一百一十餘，繳輕機槍三挺、步槍百餘支，現洪澤湖東岸大塊地區已爲解放軍控制。淮北解放軍於十七日拂曉，攻克泗（縣）睢（寧）公路上之[illegible]大莊，殲蔣兩個保安連，俘敵百餘，斃傷敵三十餘名，繳輕重機槍三挺、步槍一部、電台一架。

解放正定戰役中
俘蔣偽高級軍官名單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一日電）解放正定戰役中放下武器之蔣偽高級軍官，已查出者，計有蔣胡軍第三軍少將副師長劉海泉，劉係雲南人，現年四十歲，係老第三軍經[illegible]部。第七師政治部副主任裘重藩，師部新聞室主任柏化金，七師十九團副團長盧哲，偽保安五縱隊候補部之副參謀長張子豐，偽十四團副團長張全華，偽十三團團副王教倫等八人。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六日電）冀晉、冀東兩軍區地方武裝，一二三月殲蔣偽軍八千餘人，共作戰四七二次，解放定襄（已被閻軍再佔）、永河等五縣城及據點一二零處，繳迫擊砲十五門、輕重機槍九十七挺、擲彈筒八十八個、步槍四千餘支，另毀敵電廠兵工廠各兩座、倉庫七處。

麥宗禹等自認
對我作戰沒有信心
吃盡苦頭免不了滅亡

（新華社陝北前線二十五日電）本社特派記者海稜報導：記者在前線指揮部，會見了最近放下武器的胡軍五十五師一三五旅代旅長麥宗禹少將，四零五團團長成耀煌上校及該團[illegible]營長周行儒少校。麥宗禹少將面帶疲[illegible]，精神緊張，但與記者談話時，故作鎮定。他們均穿灰色卞叽美式陸軍軍官制服，戴沒大帽子，只是摘去了金帽花。那天的戰鬥這樣激烈，以至胡軍軍官還來不及遵照蔣介石的秘密指示，「在危急時換上士兵制服」，就被活捉了。麥宗禹少將黑黃臉，約四十歲，廣東中山縣人，黃埔第四期畢業，開口便說：「我進邊區以後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不見老百姓，四處都是連綿不斷的黃土山」。談到過來以後的第一個感想時，他連聲說：「想不到會如此優待我們，這邊對我們實在太好了。」提起目前的內戰，麥少將低歎說：「我是不希望打內戰的。」兩天以前還是傲慢的胡軍少將，現在說話特別小心謹慎，深恐把話說差了。成耀煌和周行儒都是高個子，成是湖南湘潭人，黃埔第六期學生，年約卅六七，比較沉默，周比成大兩三歲，河北正定人。據被解放過來的四零五團三營士兵說：那天，周行儒是沒有堅決打仗的，當他看到旅部和四零四團被打垮以後，他就躊躇不前，因爲他援遲了一步，他那一團（指四零五團）還遭到另外蔣胡軍的射擊。對於內戰，周肯定地說：「國民黨再打下去，路就越走越窄了。」他們三位一個共同的感覺是：和共產黨內戰是最苦惱的事情，他們是沒有信心的，尤其是在陝北這樣的山地，天天露營，沒有飯吃，找不到老百姓帶路，偵察員的情報又不可靠，雖然走了荒山小道，費盡苦心，仍然逃避不了滅亡的命運，實在覺得「有兵難帶，有仗難打」。成和周都認爲「不該打邊區」，表示願意在這裏學習，周營長[illegible]「論聯合政府」、「論孫中山主義」與「中國四大家族」等三大新書。

快速縱隊的快速覆滅

李普

蔣軍第二快速縱隊全軍覆滅了，覆滅是快速的很，祇要人民解放軍稍微不快速一點，蔣介石的快速縱隊就要快速的逃掉了。當四月上旬劉伯承將軍麾下某部開始圍困湯陰的時候，王仲廉奉命親率六個旅之衆，從洪縣沿平漢路北上增援，可是並不敢武裝大遊行，而是像賊頭賊腦的老鼠一樣。他們剛剛進到離湯陰有二十里的宜溝車站附近，忽然覺得很危險，當天就一溜烟縮回淇縣。然而湯陰是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王仲廉不得不增援，在躊躇了兩天之後，又於十三日重新北上，仍以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縱隊）擔任先鋒，繞路東邊浚縣、淇縣之間的地區，向前進，不敢再走鐵路了。十六日，快速縱隊進到宜溝車站東南十二里猴村的時候，王仲廉又立即命令收縮，可是擔任先鋒的快速縱隊已經來不及了，因爲解放軍恐怕他們再逃掉，十六號下午，某部便以長途急行軍，在黃昏的時候插到快速縱隊的後方，關住去路，並且首先消滅了他的後衛部隊。蔣介石軍隊是不敢夜戰的，快速縱隊等待着白天，以爲白天就會有回路。十七號上午，他們繼續在鐵路上發動了幾次猛攻，但是一次一次都給打回來，西突至三輛坦克車衝不出去，在東邊突圍之後，都給捉了。而大出蔣軍官料的，是人民解放軍竟在白天大舉進攻，而且極爲猛烈，俘虜了整整一個營，只付了傷亡十多個人的代價。快速縱隊一面招架一面退走，最後，旅部和兩個團、一個工兵營，都被壓到大小胡營東北四十里的地方。十七號黃昏，解放軍發動總攻，幾分鐘之內，就衝進大胡營，快速縱隊的裝備雖然不凡，大批照明彈把黑夜照的如同白晝，可是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是如此的手忙腳亂，完全來不及做工事，祇能成堆的擠在老百姓原有的五座大砲樓裏。砲樓迅速的被猛烈的砲火推垮了三座，旅長李守正跑上第四座砲樓，又給打垮了，最後他跑上第五座，屋頂和牆壁都垮下來，封住了門，他受了傷，就還是做了俘虜，接着，他寫了一封信，給他那些還沒有放下武器的部下：「我已過來，望立即停止抵抗，以免無謂犧牲。」十八號清晨，戰鬥完全結束，旅團營級的軍官們和武器全部俘獲，幾乎完全符合他們編制表上的數字，裝備是一色的美國貨，好看的很，蔣介石這個快速縱隊，就這樣快速地被消滅了。縱隊副指揮官蔣鐵雄被俘以後，向解放軍某將軍說：「你們消滅了我們，豫北就再沒有什麼當得起打的了，我們是主力的主力。」關於迅速覆滅的原因，他說：第一是士氣低落，第二是時間太倉促，來不及做工事。快速縱隊的軍官們都看不起豫北指揮的王仲廉，他們對王仲廉的指揮也很不滿意，可是換上別的人，難道就會好一點嗎？比如拿綏靖總司令說，王仲廉從前也算過一隻猛虎，現在之所以變成了老鼠，乃是給解放軍打怕了的緣故，難道還僅是王仲廉如此嗎？難道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蔣介石軍官不戰戰兢兢像一隻驚弓之鳥嗎？

李守正等抵我後方
對我軍招待安慰極爲感動

（新華社豫北前線二十四日電）在洪縣地區放下武裝之蔣軍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縱隊）少將旅長李守正及副旅長蔣鐵雄、宴峙山，代理團長王吉彬等，現已到達人民解放軍後方。李守正及蔣鐵雄在戰鬥中均受輕傷，經人民解放軍的醫務人員細心治療，不久當可告癒。李守正身着臨時掉換極不合體的深藍色的舊棉軍服，面色枯黃，彼等之狀極疲憊。據護送彼等之戰士稱：在大胡營戰鬥中，李守正在一座高樓上指揮作戰，高樓爲我猛烈砲火轟塌，李守正隨着倒塌的樓頂一齊落到樓下，即爲解放軍戰士立即救起，否則將受傷更重。李守正爲湖南新寧人，現年四十三歲，黃埔四期學生，曾任團長、旅長、師長等職。他和他的副旅長、團長、營長們沿路受到解放軍招待安慰，極爲感動，李氏一再表示他自己並不願意打內戰，走上內戰戰場，但上級命令逼迫，實在沒有辦法了。他埋怨王仲廉指揮錯誤，情報不靈，使他們第二快速縱隊很快的就被殲滅了，他說：「這次來到解放區也好，藉此機會學習學習。」

每戰必敗士氣消沉
東北敵極密文件暴露

（新華社東北二十四日電）柳南戰役中繳獲東北蔣軍「極機密」文件一份，題爲：「對『匪』作戰經驗與教訓」，充分暴露蔣軍每戰必敗士氣消沉之事實。在其『我（蔣軍自稱）之弱點』一節中，寫出：「兵力不足，消耗有增無已，即戰損敗之現象，繼續存在。」在其『我對策』一節中說明：「應構築堅固碉堡及障礙物，以補兵力不足。」在其[illegible]一節中，記載各次戰鬥過去作戰檢討之事跡：「四平之戰，士氣頹廢」，「大窪附近之戰，部隊遭受重大損失」，「本溪之戰，『進剿部隊』一戰攻勢受挫，鞍山、海城、大石橋之戰，士氣受挫，致最後失敗」，「在雙山、王家山等戰，士氣多不振，遭匪一氣攻破」。該文件係蔣軍東北行轅參謀處所發，皮面印有紅色「極機密」之字樣，編號爲五十五號。

「經濟緊急措施」破產
蔣管區物價普遍暴漲
蔣政府已完全無力挽救其經濟危機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蔣管區實行「經濟緊急措施」後，各地物價又普遍暴漲，以紗價爲最烈。據中央社通日消息報導：滬紗標價本月一日至二十一日二十天內，即飛漲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四，現紗每包賣到一千二百萬元，米每担十八萬五千元。南昌十三至十四日一天內，紗每包漲了三十萬元。濟陽高粱米現已漲到每斤流通券七十元，麵粉二百五十元（流通券一元換蔣幣十二．五元）。青島紗布產區，十六日，二十支布已漲到二十二萬元（疋），綿五百六十萬元。天津廣州等地蔣當局則又頒佈各種「管制辦法」，企圖阻抑漲風。蔣管區物價之繼續暴漲，充分說明了所謂經濟「緊急措施」的破產，蔣政府已完全無力挽救其日益深刻的經濟危機。

獨夫經濟管制惡果
蔣管區大批人員失業

（新華社陝中二十二日電）據報稱：蔣介石的經濟管制，已造成大批人員失業。一般估計，目前上海失業者已由去年一百六十萬增至三百萬，平均每三個人中即有一人失業。另上海妓女已增至三萬人。據去年十二月份統計，已達十八萬餘人。浙江失業問題亦很嚴重，僅杭州市機器工人絲織工人，失業者即達三萬以上。

蔣管區拾零

綜合滬報消息：上海面粉公會之「合作社」，用品之舞弊百出，引起普遍反對。配售物品都是些驚人的數目，食品，價格則緊跟黑市跑，從棒子麵到的物品，較米七斗要少一斗，本來八十斤要少六斤，機構有一半以上是用泥土代替。尤其實米最感困難，「合作社」規定一次必須購買五斗，當取的往返一次，車費即需一、二萬元，反比市上購買要貴一、二成。一般職員大公務員稱：「我一月薪水五萬元，五斗米錢卻要四萬五千，除了吃白米外，其他是沒有辦法的。」因此，公務員對於此項措施，極表不滿，三月五日大公報載有一篇公務員的呼籲說：「我們要求的是：（指蔣政府）實行本次公佈的諾言，三月調整一次待遇。」

據江南來人談：蔣介石於常州天寧寺設有大規模集中營，寺內囚禁者有五千餘人，通常房間內「常有」哭聲，關押的都是「共產黨嫌疑」及[illegible]所逮捕之共產黨員、民主人士及無辜農民，其中[illegible]。據該寺附近農民說：慘號之聲，徹夜可聞，[illegible]以屍骨之多，[illegible]。

蘇州滸墅關
十數蔣軍官輪姦女醫生

（新華社華中電）據蘇州「[illegible]」載：蘇州滸墅關附近蔣軍[illegible]醫院蔣軍官輪姦產科醫師李[illegible]之駭人聽聞事件。[illegible]軍官之垂涎，以請接生爲名，將該女醫及其[illegible]誘入軍官宿舍，卅[illegible]暴力將二人加以輪姦。該女醫[illegible]要想自殺。此事已引起一般社會人士憤慨。

二斗小米與二畝地

——記朱興發在訴苦會上訴苦——

李力

朱興發纔四十一歲就駝了背，臉上兩道眉與眉之間有兩道深皺紋，這是他在舊日苦難的烙痕，往往常他一天連句話都不說，全村人都叫他「老好子」。

這次全村訴苦會上，朱興發第一個從人羣中站起來，流淚的說：「我有苦要說。」說着他臉色回到，會場上的人驚靜的注視着他。「我過去有苦不敢說，那是人家有錢有勢人的世道，咱有苦只有嚥到肚子裏。這陣咱八路軍來了，我有苦非說不行！」他那姿亮的聲音震動着人們的心弦。

「前年我爸得了傷寒病去世了，咱們大人要活了咱還麼大，總要靈咱兒的這份孝心，給老人買了口薄木成樣的棺材，還短一千塊錢舉葬不起來。再說楊地主是，我爸給他做了十幾年的長工，這陣他去世收，我到楊地主門上一定能借給，我換着臉皮去借錢，人家不借，下來轉借。」反正秋收說了許多好說，借給咱二斗小米，咱變成錢，才把老人家埋了。

秋收下來了，咱擬了二斗冒尖的小米送到人家門上，心裏想：「還了人家米就敢心了。」才出房門，楊地主叫我的名字說：「再盤來四斗米。」我當時呆住了半天才問他：「就借了你家這二斗米，什麼時還借給你家的米了？」就句話把人家惱著了，嚇了我兩眼說：「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哩，那裏有那麼便宜的美事？人家的米不用利息白白的借了人家吃不了不會倒到河裏去！再拿來四斗算沒事了！」扭轉屁股就走了。我那時想：地主真是沒心肝！回來又把過冬的小米給人家，還短下二斗米，央告了半天，地主說下句：「夏季再還。」

一關還沒過完，誰知道閻錫山「兵農合一」又把咱西灣上種的六畝麥子地霸走了，只剩下南頭二畝秋地，窮苦人是沒有活的路了！

家裏眼看着沒吃的，咱不能叫全家餓着來，就一科，就起來背炭，到天黑把炭賣了，一升半升米養活家，又是冬天裏，身上衣服破，露背淡出點汗，腰破身子，手凍的像裂麵窩窩。

楊地主看見咱的地讓給人家，怕咱還不起他家二斗米，便逼着把南頭二畝秋地要走了，這還不是要咱的命！」這時他的眼淚強制不住流在嘴角上，用袖子擦了又流下來。全場的人在嘆息着……。

他又說啦：「三月裏，野菜上來啦，我婆姨抱着三歲的根生，引上五歲七歲的二娃、娟女到野地裏挖小蒜、苦菜，回來煮在鍋裏當飯吃，吃的娃娃臉也腫了，眼也紅了，全家人的臉色像黃表。娃娃有時哭，他媽打上一起，我心像刀子割一樣，說他媽幾句：「打娃娃作甚？叫怨只怨咱「命」窮。」有時候，他媽嘴裏偷偷的哭，黑了我回來，二娃就抱着我的腿告給我，我何嘗不知道跟上我受罪的婆姨娃娃，孩作自己肚子裏啦。

又季過了秋冬季又怎餅了，我就硬着頭皮，把二娃娟女引上到楊地主家求情，想把我那二畝秋地讓我種山藥蛋。一進門，人家正吃飯，我那不爭氣的二娃，哭着喚着我的腿，要做吃，人家地主郭裏能看慣這個，瞪着眼說：「像個什麼樣子！給我出去！」氣是地主的門不好進！出來在大門外面答了好久，人家拿着水煙袋一扭一扭的出來啦，帶理不理的問我：「你幹什麼來啦？」咱低聲下氣的說：「看到我這兩個娃娃身上，把我那二畝地讓我種上一秋？」說了無數的好話，天哪！人家算答應了。

回去把老人留下的糧子賣了，買了些山藥蛋種，趕緊，趕着把山藥蛋種到地裏，全家算有個靠頭了。快秋收了，一天，李二宅婆姨告給我：「有人在你地裏」我婆姨跑到地裏一看，楊地主領着他二兒在

三十天

地裏正發好我的山藥蛋，川華就上要走，我婆姨說了句：「這是我家種的山藥蛋，你怎的要歇走了？」楊地主罵她說：「這是我家的地，你的二斗米到秋天接利息還我六斗小米，還不了你家這二畝山藥蛋，還不便宜你家了」她看到沒辦法，哭着跑回來告給我。我馬上氣得我渾氣都喘不上來，便爬起來扶着墳，走到鞍子裏拌倒地上昏過去啦。我婆姨又把我擔回家去，全家的盼頭沒了個空。我的病越重，婆姨和娃娃一天價哭，我在病中想：「一死了算啦，活着也是受罪」；又看到婆姨娃娃一大堆，我死了他們怎的活？沒有法子，把娟女二娃給了外村人，人家給了咱幾升米，兒女是爹媽身上一塊肉，好心疼呀！

到第三天夜裏雞叫時，根生還娃哭的我心裏麻煩，叫他媽，他媽不應聲。天明一看炕上不見他媽，只見娃娃光身子哭的打滾，頭身一看，他媽在房樑上吊啦！她就放下根生不管啦！」朱興發的淚止不住的流，全場的人都低着頭擦着眼淚，興發又哽咽說：「虧了窮家李嫂子的照顧！……。

我婆姨死了不幾天，咱八路軍在南面打了一仗，住到咱們村子裏，隨營醫生給我看病，吃藥，錢也不要，我的病才好了。這陣家裏又有吃穿，還有地種，我萬萬做夢也夢不到這樣好日子的到來。」他的熱淚在眼眶裏旋轉。

傾聽農民的哭訴，記載下來

——編者——

讀了「二斗小米與二畝地」通訊，我們眼前好像站下了一個活活受罪的農民朱興發，一幅農民家破人亡的悲慘圖景，使人如何的氣憤啊！地主楊某如果此時在我身旁，我不知要用什麼辦法才能解我心頭之恨的。「你逼得農民賣兒鬻女，老婆上吊，你那二斗小米的了朱興發的父親給你受苦十多年，你吸乾了他的血汗，爲了二斗米又逼得他家破人亡，好狠心的禽獸啊！」然而，我們知道，地主楊某，不過是地主階級吃人的縮影；朱興發則又是千百萬被壓迫被剝削受苦受難的一個。我們眼前正有像朱興發一樣的千百萬農民，需要向地主階級作堅決的鬥爭，這是如何令人興奮。

我又聯想到最近有些地方的部份羣衆，因受了地主惡霸的壓迫而產生的「恨與怕」的「變天」思想，使人更加深了對於地主階級的仇恨和憤怒。希望各地同志更多的和更深的激發農民對於地主階級的仇恨，用一切力量鼓勵農民的鬥志。從千百萬農民當中，從朱興發的控訴當中，我們看見地主階級的仇恨，比山高、比海深，舉起殺敵的一件件血淚的控訴，記載下來，教育我們，刊登出來給農民聽，如此循環不已，總可以收到教育與團結農民，消滅地主階級的效果，這是我們思想領域的無聲實戰。希同志們注意與努力！

糾正不給流浪外村的僱貧農分地的現象

——西戎同志寄自臨縣五區——

工作團小通訊

根據我在臨縣五區幾個村體察的材料，在一部份村幹部思想中，並沒有真正了解了土地改革是爲了什麼人，因而在有些村分配果實時，就產生了忘記流浪外村了無地僱農貧農現象。

臨縣五區原家溝村僱農任銀順，因家裏窮無一間，地無一壠，常年在外村攬工，這村，明年那村，漂流不定。這次土地改革，他在李家灣村攬工，李家灣村幹部翠泉，便把他介紹回原家溝村去分土地。可是原家溝村幹部，在分配土地時，根本忘記了這個僱工漢。這次任銀順回去見幹部，幹部們不但不認爲這是自己不對，反而對該僱工說：「原家溝的土地都分開啦，你回來的遲啦，你的問題沒法解決，你在那裏攬工，再回李家灣去。」結果，僱工任銀順又委委的回了李家灣。

僱有百文鎮貧農白海明，因爲貧沒法生活，到李家灣村種了幾年地，祇留下了二畝河灘地，父親去世後，地到白文鎮租戶。這次土地改革，白海明要求回白文鎮去到村公所問村長，村長不答應，反說：「政府法令規定，誰在那裏就在那裏下戶。」白海明說：「我雖然在李家灣有二畝河灘地，但家灣人呀，再說我一家五六口，光那二畝地也不行呀。」村長仍堅持說：白在李村下戶。叫在李村下戶。」白無法，又把李家灣的二畝地交給那村的羣衆，一村長說：「不行。」白無法，問題沒解決，白的老婆孩子，仍在白文鎮住在那個窰中，可以看出在土地改革中，有些幹部還沒有把那些漂流不定，無家無地的僱工漢，當作自己的人，分土地的問題上，也嫌麻煩，當做「客」，不容易被看重，這樣問題，正如一位同志說：「這種思想是最容易產生，光得一個窰，也算了。」這種把最貧苦無地的的錯誤思想，應當很快糾正。

關於蔣用美製子彈的種類和性質

讀者服務

讀者：據一打下來的子彈中，我們一部見到一種：法實心子彈鋼頭內，有紅皮的彈頭，內藏有鉛的... [illegible]

（四月二十三日）

地主惡霸現形記

放了三根鞭炮，罰了十塊錢

辛秋月

民國三十年，有一股土匪到了大鞍山，附近的財主老財怕的要死。[illegible]

地主孔照便的剝削詭計

土地改革中，臨縣二區楊家畔地主孔照便，想了許多陰謀詭計。[illegible]

（洪基）